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初三日

第一〇一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廿二小滿五月初七芒種

賀司令員對本報記者談

閻錫山蓄意進行內戰

號召我全體軍民時刻準備自衛，一個村莊也不准他佔領！

（本報專訪）國民黨反動派堅持專制獨裁、積極擴展內戰聲中，閻錫山現正聯合日僞軍，北起寧、忻、崞，南迄隰縣、大寧，分別集結重兵，其對我晉綏邊區之新進攻已沿全綫展開，且在繼續擴大。記者爲此，特走訪最近歸來的軍區司令員賀龍將軍，叩詢關於閻錫山部違法進攻眞相。

「眼前時局很緊張，有一些冒險家們仍想把人民投入內戰的血海，孤注一擲的幹。」賀司令員指出：特別在山西，反動派未嘗一日停止過對邊區的滋擾，停戰令後到四月三日間，閻錫山和傅作義部隊對我進攻計達三百一十四次，先後被攻擊的我方縣城共有九座，被佔重要城鎮有十八處。三月十八日執行部頒佈和字第六號命令，閻軍不特違令拒絕恢復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時前之位置，反更變本加厲向我進犯。四月初起，閻方調集三十四軍之四十五師等數千兵力，對我九分區舉行「蠶落」「清剿」，妄圖一舉將我軍驅退或消滅。四月二日至五月五日間，閻軍僅在呂梁軍區對我較大進攻即達八十四次，出動兵力約一萬三千餘人，又續佔我村鎮二十餘處。

閻錫山祕密調集軍隊

我邊區週圍形勢異常嚴重

我方曾一再抗議、揭發，並送交執行小組制止，但是閻錫山蓄意作戰，進攻更趨頻仍，且違犯停戰協定及執行部命令，秘密調動軍隊進行內戰部署，截至四月底，在晉中平川汾、平、介、孝一帶，閻方在第一綫已集結有十九軍之三十七師、及三十四軍之四十四師、七十三師等所屬八個團，外加三十四軍軍部及各師之直屬部隊，共約一萬二千人之衆。五月初又由大同非法調集劉效增七十師到汾孝，劉受命爲汾、孝、中（陽）「軍政民聯合辦事處」主任。經查明，目前在晉中各縣集結之閻軍番號，尚有調至太原準備隨時出動之閻軍四十三軍之四十九師、及三十三軍之七十一師、四十六師等。五月十五日晨，駐太原閻軍七十一師二一一團及太原九、十縱隊（均由僞軍改編者）各一部和日軍三百餘，侵陷我太原縣之北格鎭（城東南二十里）；另由霍縣增調平遙一個團。此後對我滋擾愈益加多，先後已佔我徐溝、陽曲所屬村鎭十多處。北綫忻、崞、寧、朔一帶閻、日、僞軍，近亦開始蠢動。該處集結閻部綏十九軍之四十師、六十八師二個師，二十四日拂曉，駐忻縣之四十師及六十八師各一部共一千八百餘出擾城西我西㶟城與上社，並揚言要進攻我靜樂。目前正如箭在弦上，我晉綏附圍大規模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形勢異常嚴重。

閻錫山至今仍聯合敵僞向我進攻，我們尤其不能容忍。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閻錫山至今還聯合日僞軍來打我們。」賀司令員把煙斗放在桌子上，義正詞嚴的講下去：「太原和大同在我軍包圍下已有八年，過去這些地區從來沒有國民黨軍隊或閻錫山軍隊的一兵一卒，這裏的日僞軍應該由我們受降，但却在這裏來了個日、僞、閻合流，反向我解放區進攻，最近閻軍進攻太原北格鎭及忻縣西㶟城等地時，都有日軍參加，茲經查明編入閻特務團及楚溪春、趙承綬之部隊中的全副武裝之日軍，即有三千餘人之多。」賀司令員出示一紙文件，該件係閻部挺進九縱隊三團團部傳令兵高生亮，十八日配合日軍進攻北格鎭時放下武器後呈交者，上寫「今天日本軍在城西郊試射迫擊砲、重機槍，准其向西方山地試射，此致衛戍司令。」署名者爲僞軍一九縱隊副官長王國棟五月十四日一。」他把該件收起說：「人證物證，鐵案如山。至於僞軍不予解散，反被官方收編的優容，那更多得不計其數。閻軍中很大一部份是收編的僞軍，原僞山西省保安副司令趙瑞被閻委爲省防軍第二軍軍長，原僞劉共軍第一師師長楊誠被閻委爲省防第三軍軍長，蔣迎士與第二師師長……實在稀怪現象，不只我個人感到驚怪，全國人民也是憤慨的。」

某些地區雖曾獲若干協議

亦全被閻方破壞

記者繼又詢及晉綏各地談判情況，賀司令員稱：因閻錫山多方阻撓、破壞，毫無誠意進行和平談判，各地大多未獲協議，某些地區雖曾獲得若干協議，亦全被閻方破壞。至今執行部一切命令都被閻方拒絕執行，決定要整軍復員，閻部現在正抓丁擴軍；命令要平毀工事，閻部則大修碉堡。三月十九日執行部專門發令停止運送軍火，現在他還增加劉效增部的整師都到汾陽孝義。閻錫山亦未遵行執行小組關於在五月五日前將山西日俘全部遣送完畢之協議，至今僞閻仍日軍向我軍進犯。五月十三日，朔縣閻軍四十三團又違反大同協議，竟派兵侵擾雙方約定不准武裝部隊進入之中立區，在下團堡村以機槍掃射和平的村莊，殺傷備之男女羣衆達九十六名，婦女三人被姦污，牲畜和衣物被掠甚多。……這就是山西談判遲遲沒有結果的基本原因。

閻錫山最不願意和平
怕老百姓算他的賬

「問題的癥結在那裏呢？」聽到記者的詢問，賀司令員再也抑制不住滿腔的義憤，他激憤的說：「閻錫山是日寇的忠實走狗，他是最不願意和平的。如果眞正和平民主了，他怕老百姓算他的賬！八年抗戰，他就勾結了八年敵人，僞山西省長從第一任的蘇體仁起，到末一任的王逆驤，都與他有關係。」一個外國記者問他同日本人見過幾次面，他說見過兩次面。……閻錫山八年中只有勾結敵人的『功勞』，是戰犯，要懲辦的。……」因此，他指出：「我們全區軍民要時刻的警惕，嚴防反動派的進攻，並時刻準備在反動派打來時實行自衛。我們解放區一根毛也不讓他拔去，一個村子都不准他佔領！要知道，我們解放一個村莊流過多少血，人民經受過多少苦難?!」但在談到和平民主的前途時，他充滿自信的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的形勢，全世界人民的意向，然後講：「作爲一個革命的、保國衛民的軍人，我是深深懂得：人民是不願內戰再起的，人民都盼望和平民主，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陰謀破壞全國的和平民主；是絕不能容許的，內戰冒險家將被人民的鐵拳打碎，一切玩火者將爲人民的正義之火燒焦。儘管前途還有困難和險阻，但我和信，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及整編全國軍隊的方案，是一定能實現的！」

（下接第三版中邊）

眼前邊區軍民兩大任務

發動羣衆減租生產制止內戰

今天要節衣縮食過艱苦生活不能浪費

最後，賀司令員指出眼前邊區軍民的工作任務：「我們今天要做兩件工作，一是發動羣衆減租生產；一是制止內戰。要完成這兩個任務，不論時局好壞，都要辦。如果作不好，時局好了，我們趕不上，要掉隊；時局壞，我們應付不了，甚也不出東西來。要搞好了，甚也不愁。」他又說：「晉綏邊區幾年來，分局的領導很有成績，四〇年時，我們吃黑豆也吃不上，非常困難，但現在還要吃好，有穿有吃，這是不成問題，但還需以更大努力解決吃穿問題，要好好發展農業及手工業，生產大量發展。此外，提到還要出口，同時他又反覆的提到：「我們今天不能浪費，要想過艱苦生活。要節衣縮食，但是：自己動手。工作人員最好能與老百姓的生活水準一樣，或稍差一些；也和老百姓一樣勞動，減輕人民的負擔！……我們地區困苦，要從節省方面打算盤，不如此，財政經濟便沒辦法，根據地便不能鞏固。」

國民黨當局擴大內戰陰謀步驟

非法封閉北平解放報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北平二十九日夜急電：中共新聞機關解放報與新華社北平分社，已於二十九日下午八時被國民黨當局非法封閉。平市警察局長陳焯所發表之勒令停刊令中稱：此舉係奉「中央電令」。按解放報在發刊詞中聲明：「以致力於和平民主團結建設」爲宗旨，出版以來，深得社會各界歡迎，銷數達五萬份，打破平津報紙發行額的最高紀錄。但却遭國民黨法西斯派的痛恨，第二期起，即不斷發生報販被毆，報紙被撕毀事件。四月三日黎明前，北平當局曾派大批軍警特務將該兩社社長錢俊瑞以下三十餘人非法拘捕扣押達三十九小時，經各界抗議，當局自知理屈，始予釋放，警察局長陳焯曾當面向被捕者道歉。不意事隔僅月餘，終又毫無理由的在南京國民黨當局的指令下，將解放報與新華分社封閉。國民黨內反動派此種非法行動，不僅是對全國新聞言論界的無理進攻，而且也是擴大內戰陰謀的步驟。

忻三區檢討民兵工作

民兵應積極生產防奸

轉變脫離群衆作風

（忻縣訊）三區開民兵中隊長會議，檢討工作，過去最大的缺點，是對民兵教育不夠，做工作失掉中心，許多民兵只注意抓吃大煙的，非摩鎮民兵，有時三更半夜查戶口，抓住吃大煙的，單純的處罰禁烟，不是耐心的去教育。這些做法，形成嚴重脫離羣衆現象，在會上特別提出今後要轉變作風，防奸與生產應爲民兵的主要工作，民兵應從積極生產防奸中轉變脫離羣衆作風。（楊滿和）

訪問賀龍將軍

穆　欣

賀龍將軍最近回到興縣的消息，興奮了每一個人。——從去年反攻開始，他就率領着千錘百鍊的子弟兵，挺進到敵人盤踞的點綫去，在幾個月的血戰中，粉碎了頑強抵抗的敵偽軍的掙扎，光復了二十二座縣城與千餘的村鎮，解放了這裏的土地和廣大的人民。當閻錫山頑軍進攻的時候，他又指揮子弟兵進行自衛，擊退了頑軍的內戰火焰。而當停戰命令下後，他即又爲和平民主的大家奔波各地。人民傳誦着他的功績，大家也關心他的辛勞。

前幾天，我和幾個同志一塊去拜訪他。他住在司令部村口一座精緻的窰洞裏，四周圍遶着[illegible]的花園，花草已經[illegible]長起來了，村莊的樹木也在柔和的春風裏發出新綠，[illegible]。

[illegible]

賀龍將軍[illegible]和平的信念。他引起聽者的[illegible]，不止一次的提到：「[illegible]」他說：「[illegible]中國人民也不願打仗，就很難打起來，因爲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願望，[illegible]自然，也有一些冒險家們想搞一搞，打算孤注一擲的，[illegible]我們共產黨，八路軍，但是歷史已經給我們訓練，今後也還是沒辦法消滅的。」

「[illegible]國民黨宣傳機關中央社給解放區民衆造了多少的謠，天天有什麼『賀龍部二萬餘人佔領[illegible]』[illegible]又是什麼『賀龍軍隊已自張家口出動包圍平津』的造謠。當記者把話題轉到這方面時，賀龍將軍帶着[illegible]說：『[illegible]就是這種造謠的人，就決不會如此卑鄙無恥的造謠。』[illegible]」

「[illegible]日太原『中共[illegible]』，因爲五月二十一日[illegible]的人都笑起來，[illegible]中央社的[illegible]所以他說：『[illegible]』[illegible]的復員是一批一批的復員，但我們部隊正在認眞地復員，研究和平建設。[illegible]」

[illegible]想到「賀龍」這個名字是代表一種頑強的意志，任何兇暴的敵人都要在他鋼鐵的意志下破滅。八路軍是勝利的化身，賀龍將軍就是一面戰無不勝的常勝的旗幟，他走在那兒，人民的勝利就會在那兒出現。沙場征戰三十餘年，他從來未向敵人低過頭，也從來未在任何困難面前彎過腰。當人們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難時去找他，只要一見他，那付堅毅的容顏，就有了辦法，增長了信念。[illegible]他的精神[illegible]，從中鍛錬成鋼，賀龍將軍的威名永遠使敵人膽寒，而使衷心熱愛他的人民感到溫暖可親。

當記得，二十六年秋，當那腐朽的軍隊，棄官撤兵，潰退到呂梁以西，把晉西北的廣大人民和土地，遺棄於敵寇的魔爪下，[illegible]是賀龍將軍和他的部隊，挽救了[illegible]的人民，[illegible]。

二十七年冬，敵人[illegible]進攻晉西北，[illegible]。[illegible]一〇師[illegible]武裝起來[illegible]游擊隊[illegible]。

[illegible]

他還[illegible]的意志是和他堅強的個性及其與人民的關係不可分的。在每次突擊中，你都會感到他對人民的[illegible]。[illegible]，一切人民的領袖，都是從人民中[illegible]，賀龍將軍是毛主席[illegible]的學生之一，他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自幼就是從社會底層來的勞

綏蒙區各縣
將召開縣農代大會
研究繼續貫澈減租等工作

（新華社集寧三十日電）綏蒙區經過廣泛的減租清債運動後，成千成萬農民參加農會。目前，各縣正積極召開農民代表大會，並正式成立縣農會。除涼城縣農會於今春一月成立外，其他集寧、豐鎮、陶林、陶集等縣均定於六月上半月相繼舉行，以總結半年來工作經驗，確定今後工作方針，各縣農民代表大會的主要議題，將是如何團結農民，保衛和平民主建設，繼續貫澈減租生產，防匪自衛，改造村政權。現在，各縣已發出告農民書及籌選舉農會的通知，號召大家組織起來，爭取澈底翻身而奮鬥。

張瑞去年賣牛吃大虧
石白頭今年不賣牛

（臨縣訊）二區石白頭村今春二十七戶集體買回耕牛六條，現在地快耕完，怕喂草料，都準備用後明春再買。安家莊喂牛的也和石白頭村一樣。區村幹部發現後，就和緊緊開了個座談會，張瑞在會上說他去年賣牛吃了大虧的事情，他去年買牛花了二十二元白洋，耕耘了二十元，淨賠十二元白洋。餵草料也——他喂牛只有七個月時間（還有秋開地用牛時間在內——編者）除放青外、餵草料也喂不了多少。今年買牛用本幣五萬，現在只能賣兩萬四，得賠一半價多。別的羣衆在他教育下，都不願賣牛了。村裏一戶老漢自己也喂一個牛，於是石白頭二十七戶和他組變工，老漢給牛放青，衆人給他鍘草。安家莊幹部更準備好好檢查，看餵牛組存在些什麼缺點，看有誰不私心，大家是否有意見，來找賣牛的原因，注意用各種辦法教育羣衆解決問題，來保護耕牛。（效毅、月金、振寧）

興縣瓦塘村商定辦法
防止賣牛發動配牛種

（興縣訊）五區瓦塘行政村於五月十六日召開主任會議，因春耕即將結束，爲長期打算、解決明年耕牛不足，大家特提出防止賣耕牛與積極發動配牛種等辦法，決定：一、今年修買下的牛不賣，或按定價折給一人喂。二、牛多草地好的大村，組織兒童放牛組。三、用全區缺少耕牛一一五條以致今年春耕發生困難的事實，教育養公牛戶准別人配牛。四、發動養母牛戶配牛種。五、民衆合作社準備七月買小牛十五條，明年春耕即能使用。十六日全區村長會議上，以將瓦塘這些辦法在全區推廣。（孫徵設）

臨縣柳家山
柳文進兄弟才減了租

提高羣衆覺悟，讓羣衆自己起來幹，減租工作才能搞好。

（臨縣訊）二區柳家山柳文進柳文泰租種地主柳文海十四畝地，三弟柳文保給柳光海攬工，弟兄三個成年爲地主勞動，自己吞嚥嚥菜的過日子。地主會買哄人，柳文進要婆姨借給幾十元白洋，借一個房子給住。過去減租時幹部叫去開會，講好多減租能翻身地主剝削農民的大道理，大道理不能解開心裏的疙瘩，柳文進對人總是說：「租子減啦！」我們有的幹部怨柳文進不好，還責備說：「你眞是個窮固腦筋，給地主當狗啦，餓死你這號人也不虧。」使得柳文進以後就躲着不見幹部的面。這次又發動羣衆查租時，副村長和農會幹事就去柳家山幫助工作，到變工組裏同柳文進一搭耕地，拉閑話說起爲甚減租不澈底的話來，柳文進說：「好你們啊，誰有個不願要租食的人？就因爲來說吧，沒地種人家地，沒房住人家房，娶女人借錢，再減心裏總過意不去。」副村長說：「誰對咱有一點好處也記得是對的，咱們窮人才眞有良心。但是反過來想一下，地主爲什麼好，過去對咱不主爲什麼好？減租是按勞動來減，咱受苦，應該多分一點，柳文海二百來垧地，他不勤也吃好穿好，要你們不勞動，地裏長出來也是草，他就穿綾羅綢緞也吃不上了。」再說：「借的錢早就折賣東西還了，你不減租他少塡幾石租食，他借點東西給你用用怕甚。你有糧就能買，又不能依靠地主一輩子。」

柳文進聽了說：「這話說對了。民國三十二年地主故不好，就把地奪走了。」柳文進說：「那年我去回一擔針線關余走啦。」從前弟兄兩個因人們勸他減租而發愁，現在可算悟了，第三天就自動找着柳文海要求退回租粮，一共退出三石二斗多粗粮，麥子九斗八升多。

（又訊）張家山佃戶劉鐵銀也因爲顧慮太深，這次減租[illegible]農會。[illegible]家裏門子，對他說：「你家六口人一床被子[illegible]，穿的衣服都是人家[illegible]了，就你家翻不了身。」張鐵銀一聽說：「那年地主說不減下一石租，[illegible]後來他不用我，用[illegible]把婆姨的細[illegible]得出[illegible]」心[illegible]減了一石五，一石五斗九。（李喜）

減租生產結合進行經驗

（本報訊）據新華社長治電，在晉冀豫新老區減租生產結合問題上，獲得以下的經驗：（一）查租依託生產互助組進行，村幹部參加互助組分工領導，隊長與各互助小組長負責生產互助組領導，指導員副隊長副組長負責減租工作；（二）利用各種場合繼續發現租佃問題，如在飯場一面吃飯一面討論，在種地休息走路可以進行閒扯；（三）每日發現的租佃問題，在吃晚飯時集中起來，經過隊長與指導員各組長的討論後，大問題在民校解決，小問題就在小組自行解決，以免浪費時間。自實行以上辦法後，不但解決了減租生產的矛盾，減租與生產也更向前推進了一步。

工作意見

怎樣防止賣牛

慕風　煥文

春耕即將結束，各地賣牛現象又將發生，如何及時設法防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茲就已往經驗略加整理，供各地參考。

（一）檢討、改進變工——以春前買牛、春後賣牛，牛主吃虧，大家受損失的事實（賠錢一半以上，還不能翻地、開荒、闘運輸等）進行算賬教育，使大家認清翻地放青以外，牛閒吃草時間不太長，同時自己把牛喂好了，將來用時力大，使牛主與變工組的人共同設法解決困難，頂支或補助草料等以保存耕牛。變工組中對牛主正當利益照顧不夠的，如亂人跟牛、用牛不愛惜，把牛弄乏了，減少貼牛草料，不按時付給，不按時還工等等，都應該進行檢討，設法補救，不要使牛主因感到牛吃虧而賣牛。用牛的人吃虧了的，如用牛先後照顧不夠，變工出草料太多等等，也都要檢討改進。總之要使變方都感到公平有利，並把變工省工不誤農時等好處看清楚些，使大家都願繼續變工，而不是勉強把地耕完就散了。變工能鞏固、改進，耕牛便容易設法保存與更好地使用。

（二）組織變工、運輸等發揮牛力——把變工闘好，一部份人在家鋤草，一部份人出外一面開荒一面放青；接下來就可翻地（能除害積肥，增加收穫）。又可組織運輸，或在附近攬牛營生，如給人家推磨、拉碾子或臨時攬送東西等，換取人工鋤草或攬草料。

（三）解決草料困難——還有很多辦法：一、組織兒童放牛組，使不長於鋤草的兒童組織起來合夥放青；或在變工組中抽出年老的人放青，別人變工給鋤地；二、寄牛放青，「大川」青草不多不便放青，而山地村草多牛草也多，川地牛戶可找親友熟人關係給以適當報酬，讓山地村給帶着放青；三、牛工變牛草，人工多而牛工缺的地方，無牛的人先給牛主割草，將來還牛工翻地或駄運東西；四、變工除每天回家時帶一把牛草，或抽專人去專門割牛草；五、節省與保留飼草，多喂豆荚、雜草，節省穀草，鍘下的乾草屑不要倒了，用篩子篩去土又是好草，吃剩的蛇節在碾子上碾一下，也能再喂（這樣每天能節省三斤草）；保護麥桿、莜麥桿、穀草、雜草、黏草等，提倡大家互相調劑，或以柴炭等交換，不要燒了。

防止賣牛可以有很多辦法，總的看來是得把變工搞好，變工不健全的應該由大家研究解決問題，這個闘起變工來的，也應當從此闘起來，變工闘好了，賣牛現象便好防止了。

（上接一四版中縫）

乙、承辦區糧秣兵站八員

……周副食，早晚附支各菜半斤，中支仍收四兩，其餘類推）……（一）關於小孩待遇一律由各機關部隊按四六年供給標準……（二）中餐費自備，如果在兵站休息，或吃便中……斤六兩，菜金一百二十元。……各單位負責應在規定之限內盡可能對客人生活加調劑和改……將供給字第三十五號通知作廢，即按此通知執行。……，希即辦理。附註：因北面行小，故以興縣十六[illegible]。……處長　黎化南　副處長　劉瑞知　趙[illegible]

苦農民的一員，幼年曾在田地上勞作過，因此他對人民有着最深刻的了解和真摯的同情。他的軍隊有着最嚴格的群衆紀律，他時常教導部屬說：「我們的軍隊與人民的區別，只是我們穿着軍服，帶着武器，它就是站在最前線與敵人衝鋒肉搏的武裝人民。」這話在部隊中成爲口頭禪之一。早年，在冬季反「掃蕩」中，隊伍轉移到偏僻的小村，因群衆對敵恐慌，一天多沒吃飯。副官設法找着煮些瓜菜給他，他嚴格追問：「給錢沒有？」副官說：「老百姓還沒有回來。」他說：「老百姓走了，這樣也不行！同志，在日本人手裏，可以搶；從那以後要是在副官老百姓！那不成。」從那以後，在副官的腦子裏留下一個永遠磨滅不掉的思想：只有不違背群衆利益的軍隊，老百姓自己的軍隊，敵人永世也打不垮他。

也談到和平，他說一頂帽子可戴兩三年，衣服也可穿短些；「每人能省一頂帽子，就能養活很多人呢。」他隨時隨地想着人民，爲人民的負擔打算。他到任何地方，都找群衆談天，了解群衆的要求和困難，而且馬上着手解決。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了汾陽張家莊，他見門口有幾個老百姓聞到兵知是來部隊，就回去了，便命令給部隊：自己到群衆家去看，不應該回去，要進去，下了；訓令給部隊在村裏打聽已經做的統統由自己做，不准勉強老百姓。十月二十日到尼姑嶺，在和附近幾個村的群衆談了話，見了一個民快。廿和共產黨對宗教的政策，他們把有日寇的和他們的報告，聽了很感動。後來他又看到人民對我軍有成見，日本猶爲日本，減少回來。他便告訴以對日本投降後，再收集一下，送到根據地改良家畜品種。

他在部隊中，發展了群衆的關懷。龍將軍是被萬衆一心愛戴、任人景仰的好兄長，知道大部隊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每個官兵的疾苦，大家都聽到；他看他作一個一個和藹的家長。他知道多一個人在老總身邊工作，時時都有他的影子。他多麼使我深深的感動。在北平的時候，跑到司令部內來，他看到兵士們，父親被日寇炸傷，家中有老母，便請假回家去看看。說過幾天後，一個兵士，不要這個士兵歸隊，勸他留在家裏好好生產，建立家務。去年九月十九日行車到平魯口上，離伍走了近百里路，快到時下了車子，小河裏有石子攔水二三尺深，許多部隊淋濕的衣服；有些同時過不了河，當一晚敵人燒壞了利害全村只有一間房子，這房東是抗屬，他就爲房子的號定這間房子，唯一完整的房子，祖他並沒往下住。部不顧打擾老鄉，在邊房門窗破碎的要住下。大家不願到了，把所有的衣服、找房子，他到十二點後才休息下來，給傷員安頓下。去年九月，他便於冬季反「掃蕩」，一期開病，則更關心，到十一月後他下山，見一個戰士躺在路上，某次戰鬥後他關照馬僕行。他說：「這個傷員腿上不是，下非常感動，說：「那傷員常勸他，戰士師長得更苦。」傷員說：「我好一個定陳師長說話的。當時我就不痛了，現在想起來，

（一）

點功勞都歸功他人。這位曾經爲人民革命事業立下了卓越功績的將軍，十年從來沒有做過官，他也從未居功。他說：「我只是盡了他們應做的努力。他一切就是爲大家做好的工作，他沒有一點本錢就有共產黨的領導，大家的共同力量。」這正是每一個爲人民服務的戰士的品質。從他的身上看到的共產黨員的崇高精神——這品質的色澤，正逐漸鑄出來，從學習中已經把我們每一個人，他給人在前途中，都得到了這種鼓舞。

記得他介紹一首歌頌祖國的歌，就和我們一起唱，一直到他的逝世前，我們看了一些有關寫過：「龍將軍」這首詩的一個美國記者所說的：一個人，他似乎是一位孤傲的龍，似乎是一個傳奇人物，大家都紛紛的感到他使人生於有所感染，得到了鼓舞的力量，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爲他在生前的工作中，他總是把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傳給我們，他的品質是一種很高的，具有艱苦奮鬥，走在中國人民和農民中間的……（五月二十八日夜）

——天一樣。一

牠不久前到過北平，所以文藝對北平的民衆的觀感也很熟悉。他說北平大，民衆很多都很高，上可以看到我們在市的好，比如說吧，從日本人手裏，把北平老百姓從日本人那裏搶了下來，把北平給了老百姓，可是現在的情形卻一樣，但北平的人民在說吃給老百姓的東西也不夠了，……

說話是到文化工作，我們聽到很多有益的教言。後來從某些戲劇到報紙，由作劇演出，作品的分析，某些作品推動了很大的成就，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他作新聞工作者的號召：……

不讓一顆麥子落到閻錫山、傅作義手裏！

不讓一顆麥子落到閻錫山、傅作義手裏！

組織起來以勞武結合形式展開群衆性護麥鬥爭

各地頑軍結合僞軍出犯搶麥

本報綜合報導：頑民黨軍，近結合僞軍向解放區搶麥。（1）晉中方面——被俘次同蒲正太路沿線閻軍，於本月中旬組織各村「閻長會議」，宣佈所謂一貫收一二紀律，規定如不能完成搶麥任務，即須「自裁」。十五日，閻軍由太原榆次三路向晉中解放區產麥區進攻，侵佔南莊、永康、孟村等村鎮十餘處，現正積極强修（次）太（谷）汽路，以便搶麥，並揚言南口不斷出犯搶麥。二十日，當地八路軍在自衞戰中，擊退搶麥閻軍，恢復南尹、董封，並消滅閻軍三百餘人。侵佔西谷之閻軍，亦被迫退回徐溝城內。（2）晉南方面——國民黨軍及閻軍分三路向產麥豐富的汾南解放區進攻，一路爲國民黨軍一六七師及閻軍七二師各兩個團，由安邑、運城北犯；一路爲國民黨軍三九師兩個團、閻軍十五專署政治保衞營及猗氏鄉團，由絳縣南犯；第三路爲國民黨軍廿七軍三十一師五千餘人，統由七二師師長艾子謙指揮，自七三日起已向夏縣、稷山、猗氏等地八路軍展開進攻。（3）豫北方面——劉峙主持之「鄭州治安會議」結束後，僞孫殿英一部與汲縣保安隊即開至該縣上下莊，開始搶麥。洪縣保安隊亦出發至三區搶麥。安陽國軍已將城外二三百米周圍的麥田搶割一光。鑒於此緊張形勢，本報昨日特著文號召「組織起來保衞麥收，不讓一顆麥子落到閻錫山、傅作義手裏，不讓反動派奪我們血汗的收獲來屠殺我們！」冀魯豫日報亦發出緊急號召，動員冀魯豫全區三千萬人民起來保衞麥收，該號召指出國民黨反動派搶割民麥，作爲他們內戰的口糧，並圖困死解放區人民，全區軍民應立即組織民兵自衞隊、武工隊，保衞麥收，以勞武結合的形式，展開群衆性的保衞麥收鬥爭。冀魯豫區二十餘縣八千餘村莊群衆，已爲保衞麥收全部組織起來，訂出看青辦法，普遍組織看青隊。太岳區各地，安邑、夏縣等地群衆亦在反對閻軍搶麥口號下，完成了「快割快打快藏」的準備工作。各地從廿五日起均放假一月，假期中教員帶領兒童幫助割麥拾麥，送飯，照顧牲口，配合民兵站崗放哨，並隨時在大衆黑板報上揭露閻軍搶麥活動與特務的造謠破壞陰謀。

興縣任家坡群衆自動抽出土地幫復員軍人建家

（興縣訊）四區任家坡自從村有復員軍人張海周、于建子、王殿良三人以後，開始因來探望勸員，只共調劑給他們三十坪地，十三垧部隊開下的不好地，村主任高萬祿還說：「咱村老百姓的土地還不夠種，再調劑群衆不滿意，還是叫他們自己解決吧。」村長劉海芝聽到這些反映，立刻召開自然村幹部會議，從思想上環引導大家，高萬祿首先反省說：「我以前忘了復員同志是保衞咱流汗流血的，以後一定要很好的安置。」農會幹事白紅由說：「復員軍人是給了咱們老百姓的負擔，因國民黨的封鎖他們回不了家，假如咱們復員在人家那地方，又見不上父母、婆姨、兒女，我幹部、群衆都不理，你說難活呀不？」「將心比自己，還用問旁人？」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會場人的心，你一言我一語的吵開了，都認識過去沒有很好安置復員軍人的不對。當晚即開群衆會重新安置，先讀了安置復員軍人條例以後，由群衆展開討論，有的提議：「從家抽上一垧好地，有的說：全村人幫助他們三個人就起來了。」接着你一垧地他一垧地，全村共有十四戶自動讓地的，計坪地三垧，好條地十地三垧，還有農會坪地三垧，軍隊去年開下的好地五垧，共幫助三人解決了廿四垧地，不均每人菜地六垧，坪地二垧。本村退伍軍人呂候仁因沒地可耕，用自己的牛不要工資幫他們耕種地。其他牛工都由村幫助，除張秀周自己有一頭驢外，其餘秋後再付工資，種子、糧食和穀籽也是借的，婦女給英雄助了山藥籽。三位復員同志在幹部、群衆積極熱誠幫助下，把村裏調劑的土地都種上了，起自己說：荒地「一開人家」，一家人都說比我的爹娘也親，大家的熱情我永遠忘不了，是一家人，不管我們在家不在家，老人們說：毛主席使喚我家的。」（劉海芝、解占年、曹常拴、白蛋大海、白然子）

閻錫山軍侵犯中清太徐百座小學被毀停課

我政府正努力救濟離校師生

（新華社汾陽三十一日電）在淒人蹂躪破壞的廢墟上，經我恢復的清源、太原、徐溝三縣十一座高小，八十六座初小，在此次閻錫山大舉侵犯中，遭到極大的破壞，一百八十一個教師和五千九百二十個學生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學校，完全停課。尤爲狂暴的是清源西谷完小校舍被閻軍砲轟，一切設備儀器掛圖學生用具悉數被毀。此種摧殘文化教育事業的暴行，三縣教育界同人和太原大學生已一致發出怒吼，大家憤恨絕「一定要和老賊閻錫山算賬！」對逃出的教師生我政府以極大的關懷和安慰，從各方面抽調了大批衣服，一部份被子、鞋子，解決他們的困難，供給糧食和報紙，吸收他們到分區幹訓班學習，並成立了清、太、徐臨時完全小學，已經上課。（宏森）

靜樂群衆爲復員軍人調劑土地幫助耕作

（本報訊）光榮戰鄉之復員軍人，自靜樂縣府過來後，靜樂爲安置復員軍人食宿方便，使復員軍人過往縣上特設立招待所，凡路過本縣及招待復員軍人，縣府招待所，所有內有伙食，並有一部份來、很好，一般可隨便吃飯。使其安心農業生產，縣府在水、洗腳，住過的軍人無不稱贊。有些同志提出：「我們不能在市鎮經營商業，應一期回來紀念起賠不起，以後服從他們回到村裏生產，絕大部份都回家鄉去了」。本縣人中，有土地的家庭，有些土地不能生產，即由村裏調劑，有些土地不足或勞力缺乏的人，各村都設法調劑土地，並幫助耕作。外籍復員軍人，政府分配土地，群衆商議出勞力，給他們代耕，借給家俱，使之安家立業。如頌鎮把沒收漢奸的卅二畝土地分配給六個復員軍人，補家莊把部隊開出之荒地轉讓給復員軍人耕作。陽別殿庄及年老的人，助另外設法安置，像縣近大路的大夫莊有一年老復員軍人，群衆給他種了十幾畝地，讓他招待過往軍人，把招待工作當成了任務。井村有一殘廢軍人，村裏請他擔任小學教員，他工作情緒很高。（學）

讀者來信

對改造退職幹部的一點意見

編輯同志：

兩年來，保德縣三、五兩區對退職幹部的改造，是起過部份作用，但有些村子領導上還注意得不夠。我覺得改造退職幹部，在領導上應成爲經常工作之一，因爲這些退職幹部過去做工作時雖有些錯誤，但領導上對犯錯誤的幹部處理也有些不夠耐到，他們回到村裏，不但對工作不起作用，反而有不好的影響，在職幹部與退職幹部互相瞧不起、鬧對立，在職幹部只顧退職幹部落後，沒有進行善意的教育，背後亂說，退職幹部聽見了，更加悲觀失望。有些思想最壞的，專門找岔子，如去年退職幹部，糾集壞人，活動群衆，抓住在職幹部工作作風的弱點，說在中隊長，但沒有告准，後來又活動群衆把中隊長鬥了一頓。

這些退職幹部，過去在工作中，有的是貪污腐化，自私自利，有的是工作目標不明確，犯了釘子悲觀失望回家的，如果對這些人不抓緊教育，發展下去會越來越落後，根據我們的經驗，應在各種工作中有計劃的召開退職幹部座談會，互相檢討，互相學習，加強團結，彼此反省自己的缺點。如張家灣、念上、大蛇頭在開會後，退職幹部反映：「這個會真把悶氣倒出來，肚子也舒快了！」在職幹部也覺得在會上學習了不少東西，對今後領導工作幫助很大。經過教育改造的退職幹部，有些還可以重新工作，有些不能充任幹部的，也和我們是一致的。因此，我們計劃在今年仍繼續抓緊教育，改造這些退職幹部，把他們的思想提高，但要做好這一工作，首先要在在職幹部的思想上，使他們有信心的把這一工作搞好。

劉立漢

（一）每人每日菜金一百二十元，早晚飯每頓各收菜金六十元，中餐收小米四兩，晚餐發給〔illegible〕（如〔illegible〕）……（如〔illegible〕鄉〔illegible〕員及其他特殊者），每人每日小米〔illegible〕小米四兩，免收菜金。（四）本邊區免費招待〔illegible〕不良現象發生，歡迎負責人員隨時〔illegible〕特此通知

處長　陳希雲　副處長　劉〔illegible〕

民盟張東蓀氏呼籲急起制止內戰

他說：「中共拿實力來教訓那些黷武者，我們要拿民心來教訓那些黷武者。」

綜合電訊：民盟中央常委張東蓀在平發表講演，大聲疾呼「必須和平才有民主，實行民主，和平才有保障」。他說：「今天國民黨內有一批軍人，他們是靠打內戰起家的，除了打內戰，他們找不到一點出路。現在全面內戰危機十分嚴重，不急起制止，有可能自關外引進關內。」張氏痛切地希望：「只有和下去，國民黨現在只有趕快再來一個改弦更張，根本澈底全面的拋棄內戰。」他說：「我們手無寸鐵，不是中共，但是我們能明辨是非，中共拿實力來教訓那些黷武者，我們要拿民心來教訓那些黷武者。」平市民主週刊、集納社等八大雜誌亦發表宣言，內稱：內戰一天不停止，我們一天不停止反對內戰的呼籲，這是中國人民的唯一生路，一定要堅持到底，不達目的誓不休。宣言並要求：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一切問題用政治方法解決，立即實行政協決議，撤換堅持內戰的將領和官吏，根絕特務。

重慶張雪岩氏著文稱：「國民黨無任何理由調動大軍去東北『接受主權』」

又訊：重慶「聯合三日刊」發表張雪岩氏一文，緊急呼籲「停戰第一，民主第一」。張氏指出今天內戰之所以擴大，是「因爲在朝黨中的反動頑固份子不願民主，反對民主」。如果執政黨認爲國家土地人民的主權是屬於一黨，中國人民自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來反對，如認爲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就不能濫用人民付託的政權，進行禍亂國家爲害人民的內戰」。張氏認爲在三月二十七日國共雙方簽訂東北停戰協議後，國民黨無任何理由去調動大軍「接收主權」了。因爲「東北日寇早已投降，邊部的日軍早被解除武裝，蘇軍又已撤走，國土主權復落中國人手，政府本應根據民意積極施行民主，與民更始，現在不此之圖，反於國土收復主權恢復後，動員『九一八』以來未有之兵力，帶着美國幫忙的精良配備和武器，進行內戰，除了中國人民在那裏，我就不知道要攻擊消滅的敵人其是誰了。」

杜魯門反勞工建議遭美國人民激烈反對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華盛頓訊：杜魯門總統二十五日在國會發表剝奪工人罷工權利的演說，以及衆院通過反勞工法案後，在美國工人各大職工會領袖、進步團體及民主人士中引起了極大憤慨和一片抗議聲。

在工人方面：四十萬煤礦工人至二十八日午夜止，仍不顧政府之威脅，繼續罷工中。華盛頓州托爾波甫煤礦工人、二十七日自動離礦罷工，抗議政府之壓迫與干涉。紐約產業工會聯合會及勞工聯合會總罷工戰略委員會，二十七日下令具有三十二萬人口的羅徹斯特城市的四萬八千名交通工人，於二十八日一律罷工，工人會舉行示威對市政當局禁止罷工提出嚴重抗議。即將到來的全國海員大罷工，將不顧政府之干涉，仍按時舉行，他們非至達到增資與改善工作條件之目的不止。

在職工會領袖方面，據美聯社華府二十八日訊：產業工會聯合會主席摩萊在致全體參議員的電文中，嚴厲斥責「在瘋狂的歇斯底里中，竟企圖利用國會立法案來毀滅我國的勞工運動」。勞工聯合會主席格林稱杜魯門之綱領，爲「主張在法西斯制度下奴役勞工」。產業工會聯合會所屬汽車工人聯合會，曾請摩萊立即採取措施，把一切有組織工人聯合在共同行動中，以擊敗杜魯門之建議。全國農民聯盟，并擊杜氏綱領爲「公開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

」美聯社稱：「各大職工會並暗示將轉而支持華萊士或波貝爾出任下屆總統。」又據合衆社訊：美火車工人兄弟會主席惠特奈，宣佈對杜魯門作「政治戰」，他力稱：「如果杜氏在一九四八年選舉總統時參加競選，則誓以兄弟會之全部四千七百萬美元基金擊敗之。」受杜魯門壓迫而停止罷工的機車職工兄弟會主席，則譴責「杜魯門爲政治侏兒，一九四八年後決不至再任總統。」

在進步團體與民主人士方面，據美聯社華府二十八、九日電：獨立公民藝術科學委員會主席前內長伊克斯二十九日宣稱：杜魯門之立法要求，爲對美國勞工基本權利傳統前所未有的最嚴重打擊。」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發表聲明，譴責杜魯門建議爲「極權主義」。

據合衆社訊：有力之參院議員四十二人，二十七日反對衆院通過給予杜魯門以緊急時期權力來應付罷工，反對者認爲「這是一種違法治罪」。預料杜魯門之反罷工建議在參院中將展開日益激烈的鬥爭。

湖南省人民餓死三百廿多萬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綜合中央社二十九日京、渝電訊稱：湘省人民餓死已達三百二十餘萬。該省人士分向南京糧食部及善後部請願，提出迅速籌糧救濟及停徵軍糧等項要求。

北平國民黨軍事當局密令所屬「掃蕩」冀東我軍

此項密令已爲我冀東軍區截獲

（新華社承德二十九日電）中共冀東軍區截獲駐北平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五月二十六日給其部屬機密命令一件，全文如下：

（1）本區以肅清冀東匪區以利今後作戰之目的，應先肅清香河、寶坻及薊縣附近共軍，開始時間預定爲九月三十日晨。

（2）北平區掃蕩指揮官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掃蕩部隊：甲、北平區所屬部隊及保安團隊；乙、戰區預備隊：[illegible]，以主力[illegible]攻擊[illegible]，另[illegible]楊村[illegible]，由[illegible]寶坻[illegible]河後，再與主力會攻寶坻。寶坻、香河各該區肅清附近匪軍而佔領之。

（3）天津區掃蕩指揮官[illegible]牟廷芳，掃蕩部隊：A、[illegible]，B、[illegible]，C、[illegible]，D、[illegible]。以主力[illegible]，該先[illegible]附近匪[illegible]。以上三區，仰[illegible]照辦具報爲要。

執行組中共人員不斷被侮辱毆打拘禁

我已向國方代表提出抗議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最近各地不斷發生執行組中共人員被侮辱毆打拘禁事件。不久前，棗莊小組中共代表甘重斗、譯員吳武漢在棗莊中興公司附近被便衣特務毆打，甘譯員被擊斷，吳生命危殆。二十日，山東二十一交通小組中共代表代理人辛冠五從高密搭車回八路軍五旅駐地，在蔡家莊車站繼被僞軍趙保元部非法扣押，迄今下落不明。又山西平陸八路軍[illegible]，[illegible]。中共方面執行組中共人員[illegible]，已向國民黨代表提出抗議。

記崞縣人民的控閻運動（續完）

曾　樑

閻軍進行了黃牛戰鬥以後，卑鄙無恥的幻想收買這些同胞給自己罪惡的屠刀帶上個善良的外貌，就給城內的百姓們設置說：「執行小組若問黃牛戰鬥，你們就說是八路軍先打第一槍。」這些被他欺壓得透不過氣的老百姓，當面就給了他個焦頭爛額，非常巧妙、恰當、有力、明朗的回答道：「這不行呀！『八路軍先打第一槍』，他們就沒有來進攻你們，你們是『被迫自衛的』，爲甚就跑到人家的地裏去了呢？況且，我們照你們的『指示』說也不行，城外邊的人多着哩！」還是一齣意味深長的悲、喜劇！繼此以後，又有更多更多的意味相同而劇情新奇的節目演奏起來！

閻錫山說他的「晉綏軍」、「省防軍」、「愛鄉團」、「進步社」是「人民的福利社」；羣衆說：[illegible]。閻錫山說：[illegible]。

[illegible]「兵農合一」、「治村村會」、「警衛隊」八十多人，到距城二里的下王村實驗，共羣衆不顧刀一的威逼，逼死了村民李永合，對這些傢伙展開了劇烈的鬥爭，白天，「工作隊」在地裏插上界牌；黑夜，羣衆就給他拔的扔掉！如此鬥來鬥去，閻就了好幾天。閻逆的縣長看見行不通，就向閻錫山苦訴道：「我在一天就得實行一天！」閻錫山吆着：「實行不成」，「就按」就「偽裝份子」等因奉此的懸辦！「縣長」反對，就按「偽裝份子」等因奉此的懸辦！把這「勸令」，「工作隊」又扣到了「重整旗鼓」，「工作隊」再頭上。「戰鬥」一開頭，就碰上了個「二娃」。——任二娃，自己並沒有什麼土地，只是爲李永合的死而憤慨，就把「工作隊」想收買他，試探他道：「二娃，你看「兵農合一」好不好？」他乾脆回答了一句話：「好吧，好吧！好了只好！」[illegible]

[illegible]

……名義寫的，有的是以個人名義寫的：總之，爲了生存，他們是不惜一切的怒吼出了內心裏的積憤和要求。地主孫悅先生致閻錫山的信中，悲憤的寫道：

閻先生：你回來啦？好！好！好！八年戰爭中，我們被日寇蹂躪！壓迫！屠殺！……無日不在水深火熱倒懸之中！我們盼望你老人家回來，拯救我們！安慰我們！不想直到了去年日本投降後你才回來。罷！罷！罷！甚不甚回來啦。好吧！於是我們就長出了一口氣，心中想到：從此準可得到一點幸福啊！不料！你老人家撲通一下車，就拱出個「兵農合一」來！這個政策，一經試辦，就演出悲劇來！人民不是瘋癲，便是自殺！至於變成疾者，更不知多少！這樣一來，就把我們從前的一線希望一變而爲悲觀至極的失望！在你來說，我們看了看，想了想，「兵農合一」，真是無異於[illegible]，老人家爲什麼硬要實行呢？可是難道你真個還[illegible]我們這八年被日寇蹂躪得不夠了，再踏幾脚，叫我們死得更快！更慘嗎？！嗚呼！人民何辜？遭此慘害！！現在，爲了全山西人民，同時也爲了你，我們希望你把「兵農合一」早點收起。不然，不但行不通，甚至於恐怕要丟人！塌台！甚而至於被捕，不信，請睜開你那血眼看看，民主的潮流，已到了萬物不可抗拒的時候，你們這些螳螂之臂，焉能擋住？！

孫悅　一九四六　三月二日上

這封信，在崞縣人民代表會上宣讀了以後，引起了四十多位代表熱烈的討論，雖然代表們批評說：「這種對閻錫山還有幻想的成份，是不應該的和模糊的地方。」但是，大家一致認爲：孫先生的這封信，是閻頑的暴政壓榨出來的血淚控訴！這個時期，解放區來的事情，和閻頑統治區的人民完全結合起來一起來，共同響應，相互推動，五相[illegible]的事情，最集中、最偉大的一次，就是全縣人民代表會議上的「時事座談」，只有這樣團結起來，「縣議會」才能取得共同勝利——贏得停戰、政協、整軍三大協議在全縣、全山西迅速、澈底的實現！

這個偉大的控訴運動，正方興未艾，我以虔誠的心情，祝它更壯大！結出更豐美的花！結出更偉大的果！

三月十二日　於人民代表會議閉幕時

「共產黨救了我們」

豐鎮羣衆劇社集體寫

在舊社會裏，我們被人家看成下賤的人，「王八、戲子、吹鼓手」、「社會」、「窰子頭」，對我們這一類人是稱呼。我們同樣是人，父母養我們，生活的困難，逼着我們忍氣吞聲的當了「戲子」，誰願意像妓女一樣的討人們的高興呢?!

八路軍解放了豐鎮，我們的班子改名叫「羣衆劇社」，山過去的班主制變爲公營制，每個人都是主人，賺多少錢都是大家的。八路軍劇團派人來，不吃、不穿我們的，幫助我們成大戲，改善生活，研究新戲，講國家大事，還排了新戲，有「兄妹開荒」、「三女拜年」、「口袋」、「陸文龍」、「下邊庭」、「七堂會」等。這些戲演出來以後，使我們思想上起了很大變化，過去演戲是給人家消遣、享樂；現在是爲了教育羣衆，也證明多高的技術，沒有革命的內容是沒有用的。你聽！「九宮陣」的戲，不是叫「除魂陣」了，是「兄妹開荒」了，「[illegible]

頗爲相如一。舊社會叫我們「戲子」，八路軍叫我們同志稱我們是「藝人」、「同志」。爲什麼同一樣一個人，在兩個時候受兩樣看待呢？現在閙清楚了，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給我們帶來了民主、自由、幸福，我們不會再受人撒、不會被人家看成下賤的人了。我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洗清我們身上的舊思想，正如我們劇社贈給我們的紀念旗上所寫的「推陳出新」（毛主席的話）四個字，我們一定要照着這個樣子做，來回答共產黨、八路軍對我們的熱情。